

高名凯译文集

6

毕爱丽黛

《独身者》三部曲之二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O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6

毕爱丽黛

《独身者》三部曲之二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ORS GROUP | HAIKU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献 给

韩斯迦·得·安娜小姐

亲爱的孩子，您是全家的快乐的源泉，您那白色或红色的围巾飘荡在夏天的维埃楚尼亚的山中，好像您的父母的钟情的眼睛所注视的磷火一样，我怎么会把这满充哀怨的故事献给您呢？我不是得告诉您一些像您这样被人敬爱的少女所永远不能认识的不幸吗？因为您的美丽的纤手总有一日可以抚慰他们。在我们的风俗史中，安娜，给您找一个值得让您过目的故事是太不容易了，我没有法子选择；但是，当您念读我给您送去的这部书的时候，也许您会觉得您是如何的幸运。原来送给您书的正是

您的老朋友
得·巴尔扎克



一八二七年十月的一个清晨，一位年纪差不多十六岁、穿着可以让近代语称为无产阶级的服装的青年停留在低普鲁凡的一个小广场上。这时刻，他可以端详着坐落在这块长方形广场上的不同的房屋，而不至于被人发觉。普鲁凡各河流沿岸的磨坊已经开始工作了。陆续不断的高城的回音协和着新鲜的空气和艳丽的晨曦，可以表露出让人听到一里外大路上的邮车铁屑声的岑寂的深度。一丛菩提树所分隔的两排房屋呈现着那些象征中产阶级所有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的素朴的建筑。这地方没有任何的商业的痕迹。人家好不容易才可以看到富人的华丽的车门！如果有这些车门的话，他们也很少是依着门枢的铰链转动的，除非不能不为业务上的关系而设备的马尔登纳医生的两轮轻车的车门以外。有的房屋的正面是由葡萄藤来装饰的，有的则是一直攀爬到第二层在十字窗上用稀有的厚丛来散布香气的高茎蔷薇。这广场的一端几乎是接着低城的大街。另外的一端是跟一条和这大街平行的街道为界的，他的花园一直伸展到灌溉普鲁凡的溪谷的两岸。

这一端是广场最平静的地方，年青的工人就在这里认识了人家所告诉他的那间房子：正面是白石砌成的，凹形的线条划分出阶层，那里有装饰漆成黄色的玫瑰花形的小铁阳台的窗户，是由灰色百叶窗关闭的。在这地面层和第二层楼所构成的正面楼上面，三个屋顶楼的天窗射出一个青石砖的屋盖，一个新的验风机在一



个屋脊的尖端上转动着。这个近代的验风机是按照一个射击野兔的猎夫的形状制造的。人家是由三个石阶走上一个边门的。门的一边，一只锡管的尾端在一个小水沟的上面喷吐着家用的水，这说明这地方就是厨房。门的另外一边，在灰色遮窗板所关闭的两个窗户的中心切有一个孔洞，可以透进一些阳光，这似乎可以说明这一间房子就是饭厅。和三个石阶等齐的高台，在每一个窗户的下面都可以看出通风眼，是由漆过的铁皮所造的小门关上的，由类似切开的窟窿钻凿的。整个是新的。在这所翻盖而尚显得新颖奢侈的房子和其他一切老房子的外观的对照之中，一位观察家就可以马上猜想出退休的小商人的庸俗的思想和他的得意的完满。年青人就用悲喜交集的情绪来观看这些细节：他的眼睛用一个表露决心的动作从厨房看到屋顶楼。玫瑰色的晨曦在一间仓库的窗上显示出一张别的天窗所没有的棉布窗帘。那时候年青人的姿势就变成完全快乐的，他退了几步，靠在一棵菩提树上，口中唱起歌来。歌调是西方的人民所特别练习的，是给我们制下许多美妙的乐调的布鲁吉尔所印行的布列颠的浪漫诗。在布列颠，乡村的年青人都对新婚夫妇在结婚那一天唱这一首歌：

我们来祷祝您的新婚幸福，
庆祝您的新官人，
同时兼着庆祝您。

人家来给您，我们的新娘子，
用条不解的金链，
把您的一生悬联。

您不能再跳舞，再跟大伙儿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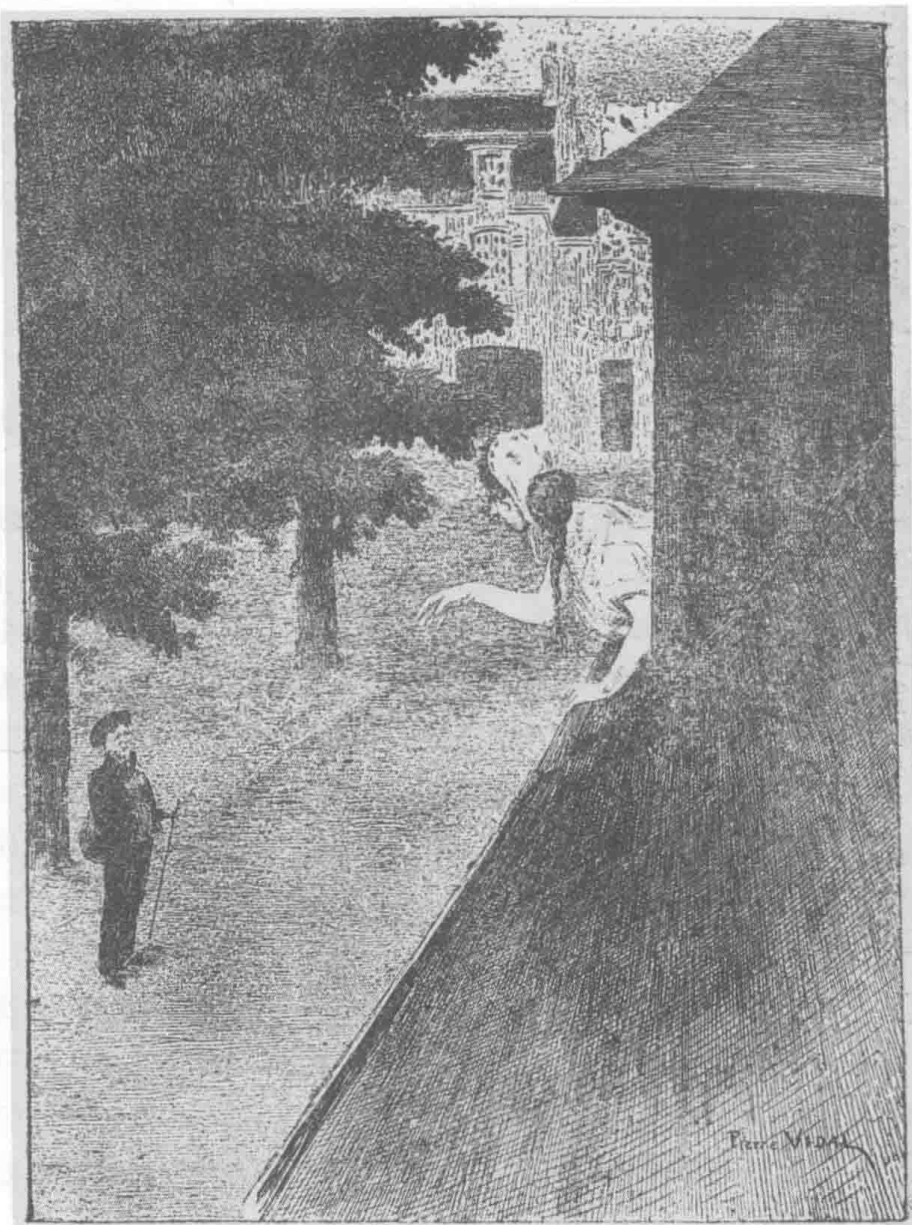
您得在家看房子，
我们却随便的去。

您懂得您必须对您的丈夫，
永远的表示忠实，
一味的对他爱惜。

请接纳我所献给您的花束。
暖哟！您的空快乐
将要与花同谢落。

这民族的音乐是和沙都勃里昂为《妹妹他还想到你吗》而编制的乐调一样的柔美，在香槟省的小城勃丽中间唱了起来，在一位布列颠女人看来，应当是一个值得高傲的回忆，因为他很忠实的描绘这个古老而高贵的国度的风俗、淳朴和景物。在那里统治着我也说不出来的一种由于看到感人极深的实在的生活所生的悲哀。这种用亲热而快乐的节奏来唤醒严肃温和而悲愁的景象，如果我们认为“迷信”是指民众的毁灭所残留的和革命的遗存的一切的话，这难道不就是民间的流行曲、音乐的迷信吗？唱了第一节变调之后，不断察视屋顶楼的窗帘的工人却在那里看不到任何的动静。当他唱第二节的时候，棉布窗帘就动荡了。当他唱过“请接纳我所献给您的花束”这一句之后，一位少女的脸孔就出现了。一只白皙的纤手谨慎的打开了十字窗，少女用点头来给这位旅客致敬行礼，这时候他正结束了用下面两句简单的诗章所表达出来的幽怨的思想：

暖哟！您的空快乐



“是您吗，布里古？”毕爱丽黛说。



将要与花同谢落。

工人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了一朵全布列颠闻名的金黄色的花，无疑的这是从不常见这花的勃丽的田野间采到的金雀花。

“是您吗，布里古？”少女低声的说。

“是的，毕爱丽黛，是的。我在巴黎，我正在举行一个法兰西全国的旅行；但是我能够住在这里，因为您在这儿。”

正在这个时刻，启闭窗门的铁梗忽然在第二层楼毕爱丽黛房子的下面的房子里发响。这位布列颠女人就表现出最剧烈的恐惧而对布里古说：

“您走吧！”

工人好像一只受惊的青蛙似的躲到有一只磨坊使这条街转入低城的干路大街的拐弯里；但是，无论如何的敏捷，他那加铁鞋子却在普鲁凡的小铺石路上回响着，产生了一道容易从磨坊的音乐中分别出来、能够被开窗的人听见的声音。

开窗的是一个女人。任何人都不会从早晨的甜梦中醒来倾听一位穿短衣的诗人的歌唱；只有一位少女听到情歌才会醒来的。当她用蝙蝠一般的姿势开展了她的百叶窗的时候，她就各方向的探视，她只轻微的听到布里古逃走空泛的步音。还有东西可以比看见一位丑陋的老处女早晨在窗口出现来得更可怕吗？在一切旅行人于穿行小城市时所能得到快乐的奇异的景象之中，这不是最杀风景的吗？这是太悲惨的、太可恶的，使人家啼笑皆非。这位有如此灵敏耳朵的老处女没有任何的技巧来装饰：她没有假发，也没有小颈圈。她戴了女人们用来包护后脑的这样可怕的小黑纱袋，这黑纱袋盖住了因为睡眠的动作而掀起的睡帽。这种混乱的情形使这只脑袋显得吓人的，是画家们等着要给女巫画上的。鬓角、耳朵和颈窝都是不太隐存的，可以使人看出他们的干枯的格



调；他们的涩硬的皱纹互相用难于入眼的红色呼应着，卷曲的线索所打结在颈项之上的短袖衣的半白的颜色使其显得更为清晰。这件短袖衣的半开的样子，显露出一只可以和不顾丑陋的乡下女人相比拟的胸脯。消瘦的手臂好像是可以安放布块的木棍。从她的十字窗上看去，这位小姐好像是伟大的，因为她有力气，她的脸孔是宽阔的，颇似某些瑞士女人的奇异的丰厚。她那整个缺乏曲线的身姿的特性是线条干燥、色调酸涩，可以使相士生厌的不生感觉。这些看得见的表情，平常是由一种商业的微笑、中产阶级的愚蠢来改善的，这种中产阶级的愚蠢装得这样的仁慈，甚至于使那些和这位小姐生活在一起的人们都很容易把她看做一个好人。这房子是她和她的兄弟共有的。兄弟非常安静的睡在卧室里，音乐厅的奏乐都不能吵醒他，然而这音乐的音阶实在是非常著名的！这位老小姐把头探出窗外，举起灰蓝而冰冷的小眼睛，望着屋顶楼，眼睑短缩而插在差不多老是肿胀的眼皮之上；她想法子看毕爱丽黛；但是，知道这举动的失效之后，她又退回房里来，她的动作好像是伸出甲壳而又缩回的龟头的转动一般。百叶窗又关上了，广场的岑寂又只能被来临的乡下人和干早活的人所搅扰。家里有一位老小姐的时候，守卫的狗是没有用处的：没有任何的事情不会被她看见，被她解说，被她引出一切的可能的结论。所以，这种情况可以使人设想许多严重的假定，可以打开家庭之中的隐蔽的戏剧，为着严守秘密起见，这些戏剧并不是不可怕的，如果您允许我在这家庭的内幕应用戏剧这个字眼的话。

毕爱丽黛不再睡了。在她方面，布里古的光临是一桩大事。夜晚是不幸的人的伊甸乐园，她在夜里避免了烦躁，解除了白天所得担负的忧患。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哪一曲德意志小歌或是俄罗斯小调之中的英雄一样，睡眠似乎是她的快乐的生活，白天似乎是她的噩梦。三年了，她才第一次开始有一个惬意的醒觉。童年



的回忆悲哀的在她的灵魂之中歌唱着他们的诗章。第一阙小调她是在梦中听到的，第二阙小调使她从梦中突然醒来，第三阙小调让她怀疑了：不幸的人都是圣杜马士的信徒。听了第四阙小调，她就赤着脚穿着衬衫走到她的十字窗口，她认出是她的童年友伴布里古。啊！这明明是这件带有突然切断的衣裾的短衣，口袋一直在腰部下面摇荡，布列颠的古典的蓝呢布的短衣，粗卢昂布的背心，由背心而闭紧的衬衫，卷着的大领，发环，粗鞋，因为线条的长度而褪色的未经漂洗过的蓝布裤，还有一切构成一位穷苦布列颠人的风尚的好坏的物品。背心上和短衣上的白角扣使毕爱丽黛的心跳动。看见了金雀花的花束，她的眼睛不觉潮湿而流泪了，然后，一个恐惧的情绪就在她的灵魂中压制着一时凋谢了的回忆的花朵。她想她的表姐一定听见她起床，听见她走到十字窗口，她猜想这位老小姐，而给布里古做了恐怖的记号，这位年青的布列颠人也一点儿没有懂得的忙着听从她。这本能的服从不是可以描写这地上一世纪一世纪的都有这么一个天真而绝对的情感，在这地上每一百年都两三次焕发着这种感情就好像是沉香给美丽的伊索拉所开的花朵吗？看见布里古逃走的人一定会崇拜最天真的感情的最天真的英雄主义。布里古·约克是配得上刚刚完结十四岁年龄的洛兰·毕爱丽黛：这两位孩子！毕爱丽黛看见他举起脚步，他的姿势所给她传达的恐惧，不禁流下泪来。她就回来坐在一张破旧的靠椅上。这靠椅是在一张下面有一面镜子的小幅图画的对面。她曲肱而依，双手抱着脑袋，沉思了一个钟头，回忆到马勒、朋脑埃尔镇、在湖上坐着小约克给她用柳枝编成的小船所举行的危险的旅行、祖父和祖母的老脸孔、母亲的苦楚的头部和布里古少校的美丽的身姿，总之，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这还是一个梦：在灰色的基础上所有的光焕的快乐。她的美发被睡眠时所揉捻的小帽弄得蓬蓬乱乱的，这顶帽子是她自己用光滑的



棉布和折带制造的。在鬓角的两边，每边都有从灰色卷发纸里露出来的发环。脑袋的后面挂着一条散开的粗辫子。脸色的奇异的洁白表现出医学上所甘美称呼的萎黄病的一种可怕的处女的疾病，这种病可以灭除身体的自然的颜色，扰乱食欲而宣告身体器官的极度的混乱。这生蜡的色调存在于整个的肤色之中。枯草一般颜色的颈项和肩膀可以解释投向在前而又着的手臂的衰弱。毕爱丽黛的脚似乎是因为疾病而消瘦的。她的衬衫只垂到膝部为止，可以让人看见疲惫的肌肉、蓝色的血管、贫弱的肤色。打击她的寒气使她的嘴唇变成美丽的紫罗兰一般的颜色。掀住她那相当雅致的小嘴的悲惨的微笑可以使她露出一排和精细的象牙一般的牙齿，这是些透明的牙齿，刚刚好配上她那细致的耳朵、略带尖形而漂亮的鼻子、圆圆而纤嫩的脸孔。这动人的脸孔的整个的生气就是存在于她的眼睛之中，虹膜是西班牙烟草的颜色而带有黑斑的，在深沉而活泼的瞳孔周围发出黄金一般的光线。毕爱丽黛应当是曾经快乐过的，然而她却是悲哀的。她那失掉的快乐还遗留在眼睛轮廓的活泼的神色、额头的天真的温雅和短缩的颈部的中肉上。她的眼睫就好像是画笔一般的用苦痛画在她那改变了的面颊上。过乎宽大的眼白又使身姿的纹路和细节变得非常的洁净。耳朵是雕刻的小杰作：您也许要说是云母石的。毕爱丽黛的苦痛是多方面的。也许您要知道她的历史，下面就是她的经历。

毕爱丽黛的母亲是普鲁凡地方奥夫莱家的一位小姐，她是这所房子的现在所有人的母亲罗格郎夫人的异母姐妹。

奥夫莱先生第一次于十八岁的时候结婚，六十九岁的时候，他又订了第二次的婚约，第一张鸳鸯床给他生出了唯一的一个相当丑的女儿，十六岁嫁给普鲁凡一位姓罗格郎的旅馆主人为妻。

第二张的鸳鸯床也给这位好好先生奥夫莱生出了一位女儿，然而却是美丽动人的。所以，在这相当奇异的情形之下，奥夫莱



先生的两位女儿的年纪就未免相去太远了：后妻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前妻的女儿却已经五十岁了。当这位老父亲给她生出一个妹妹的时候，罗格郎夫人已经有两位成年的孩子了。

风流老头儿的女儿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如愿嫁给一位姓为洛兰的军官、皇家禁卫军的上尉。恋爱常常使人有野心。希望迅速升为中校的上尉加入了队伍。当大队队长和他的妻子相当满意的收到奥夫莱夫妇所给他们的津贴费，随着和战局面的演变而轮流住在巴黎和德意志的时候，普鲁凡的老杂货商于八十八岁的高龄死去，没有时间让他准备任何关于遗嘱的事情。好好先生的承继是由旅馆主人和他的妻子这样巧妙的进行着，他们甚至于吸收了最大的部分，只给奥夫莱好好先生的寡妇留下死者的房屋和几亩土地。这位寡妇就是小洛兰夫人的母亲，当她丈夫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八岁的年纪。正如大多数的寡妇一样，她有恶劣的重酬的念头。她把依据婚约所得到的土地和房产卖给她的丈夫前妻的女儿老罗格郎夫人，希望能够嫁给一位姓纳路的医生，这医生就是吞没她的财富的人。两年之后，她就因为悲伤穷困而死去了。

所以洛兰夫人所能得到的奥夫莱的承继大部分都损失去，只剩下差不多八千佛郎的数目。洛兰少校在孟特罗战场上殉难，给年纪二十一岁的寡妇留下担负一个十四个月的小女儿的生活的责任，没有任何的财产，除了她有权领取的抚恤金和坐落在马勒地方王地的郊镇朋脑埃尔的小贩老洛兰先生夫妇的未来的遗产以外。这两位老洛兰夫妇是死去的军官的父母，也就是洛兰·毕爱丽黛的祖父母，他们售卖建筑上所必要的木料、青石砖、瓦、管干等等。也许是因为无能，也许是因为不幸，他们的生意并不顺利，好不容易才能够得维持生活。一八一四年的事变所产生的南特著名的高林纳公司的破产使殖民地粮食的价格忽然发生下跌的现象，也就这样的夺去了他们在这公司所投放的八万佛郎。所以他们的



儿媳很受他们的欢迎。少校的寡妇带来八百佛郎抚恤津贴费，这在朋脑埃尔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她的姐夫和她的姐姐罗格郎夫妇在成千的隔离手续之后给她寄来的八千佛郎，她都把他交托给老洛兰夫妇而拿到他们在南特所有的那所租价一百厄古好不容易值得一万佛郎的小房子作为这笔款的抵押品。

年青洛兰夫人就在她的母亲悲惨再醮的三年之后，差不多和她同时于一八一九年死去。老奥夫莱和他的年青妻子的孩子是虚弱的、瘦小的、多病的：马勒的潮湿空气不宜于她的身体。她丈夫的家庭为着挽留她起见，就游说她在全世界她再找不到任何比马勒更卫生、更合宜的地方，沙勒特曾在马勒有过许多的开发。她是这样的被人款待、被人照应、被人阿谀，这一个死亡甚至于是老洛兰夫妇的一个大荣誉。有一些人认为一位老王地人，一位曾在沙勒特、梅尔西尔、孟杜兰侯爵和格尼克男爵手下服务共和国战争的铁血的人物布里古，是这位年青洛兰夫人的忍从的大部分的原因。如果是真的话，这一定是一个溺爱而忠实的灵魂。朋脑埃尔全镇的人都看见少校（这是人家恭敬布里古而用他于天主教军队中所得到的军衔来称呼他的）在客厅里、皇家少校的寡妇的身边闲度着他的日子和他的夜会。最后，朋脑埃尔的本堂教士就对老洛兰夫人开过几次口：他请求她叫她的儿媳嫁给布里古，答应在克尔迦路埃子爵的保护之下任命少校为朋脑埃尔区的仲裁审判官。这位可怜的年青夫人的死亡使这提议变成无用的。毕爱丽黛居留在祖父母的家里，她的祖父母每年都得给她四百佛郎的利息，当然这利息也就是应用在她的生活费上。这两位不利于商业的老年人有一个活跃而智巧的竞争者，他们只是对他发出许多的咒语，只是没有想方法来自卫。他们的参谋兼朋友，这位少校，也在他的女朋友之后六个月死去了，也许是因为过于悲痛，也许是因为所受的伤，他中了二十七处伤。毒恶的邻人是一位善于经



营的商人，他要毁坏敌人因而能够消灭一切的竞争。他让洛兰夫妇签字向他借钱，因为他预先看到他们不能够还清这笔借款而逼着他们在晚年的时期宣告倒账。毕爱丽黛的抵押品就被祖母的合法的抵押品压倒了，祖母坚持有权利给她的丈夫留下一块面包。南特的房产卖了九千五百佛郎，然而却用了一千五百佛郎的开销。剩下的八千佛郎就回到洛兰夫人的手里，洛兰夫人又把他用抵押的方法存放起来，希望能够在南特维持一种类似巴黎的圣梯白林的圣约克修道院生活，这两位老头儿有食品和食具，他们可以在这里想办法得到一个平凡的生活。因为没有能力留住毁坏了的孙女，老洛兰就想到她的姨夫和她的姨母罗格郎夫妇，他就给他们写信。那时候，普鲁凡的罗格郎夫妇已经死去了。洛兰夫妇给罗格郎夫妇写的信也似乎应当是丢掉了的。但是，如果在这人世上还有东西能够代替上帝的话，这难道不就是邮政吗？邮政的精神无可比拟的胜过并没有同样生产的政府的精神，在发明方面，更是超过最有本领的小说家的精神。当邮政占有一封可以使他收到三至十苏的邮费而没有立刻找到收件人的信时，他就发生了一个财政上的困难，只有在最大胆的债权人身上才可以遇到的。邮政在八十六省中来来往往的搜索着。困难激发起雇员的天才，这些雇员常常是文人，他们用经纬局的数学家的热烈来寻找不相识的人物：他们开发了整个的王国。在最微弱的希望之下，巴黎的邮局就开始动作了。您常常可以发傻的认识涂抹在信背和信腹上的拙劣的字画，这些使邮政转动的行政上的永远的证明。如果一个人要效法邮政的话，他可以在旅行、时间、金钱方面因为求得十二苏而损失了六百佛郎。邮政的确是比他所担负的精神更有精神的。洛兰夫妇写给已经逝世一年之久的罗格郎夫妇的信，就由邮政送达巴黎圣登尼斯街他们的儿子、杂货商人小罗格郎先生。邮政的精神就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一位承继人多少总是发愁来



知道到底是不是取了整个的承继，到底是不是忘记了一些账目或是破物。收税吏可以猜测一切，甚至于性格。一封写给死去了的普鲁凡的老罗格郎的信，应当可以引起巴黎的罗格郎少爷或是他的姐姐罗格郎小姐的好奇心。所以收税吏就有了他的六十生丁了。

老洛兰夫妇悲伤要离别孙女，他向两位罗格郎伸出恳求的手，这两位罗格郎应当是洛兰·毕爱丽黛的命运裁判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不解释他们的先人和他们的性格。

普鲁凡的旅馆主人，老奥夫莱把第一个妻子的女儿嫁给老罗格郎，这位老罗格郎是一位有赤红脸孔、多纹鼻子、由巴楚用红色的球形葡萄藤黏贴在颊上的人物。虽然是肥胖的、短矮的、大腹便便的、腿部庞大的、手掌粗厚的，但是他却生来有瑞士旅馆主人的精明，他也就好像是一个瑞士旅馆主人一般。他的脸孔泛泛的代表一个受过雹害的广阔的葡萄园。当然他并不是美丽的，而他的妻子也一样的像他。这真是无独有偶的一对夫妇。罗格郎疼爱他的好妻子，他又喜欢让好看的少女伺候他。他是属于手段狠毒、放纵恶习，在以色列面前任意行动的那一派自私主义者。他是贪婪的、好利的、不大文雅的、被迫去供给他的幻想的，他吃他的收获一直吃到没有牙齿的日子为止。吝啬还是保留着。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卖了他的旅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差不多堆积了他的岳父所有的一切的承继而退居在小广场的小房子里，这房子是用毕爱丽黛的外祖母老奥夫莱的寡妇的一块面包买来的。罗格郎和他的妻子占有差不多两千佛郎的息金，是由坐落普鲁凡周围的二十七块土地的地租和二万佛郎旅馆售价所得的利息来的。虽然奥夫莱好好先生的房子非常的破损，那里却原原样样的居住有这些旧住客，他们都好像是生了病一样的要留在这里：原来这些老鼠喜欢墙壁的孔隙和破毁的地方。喜欢园艺的老旅馆主人就利用他所节俭的金钱来扩张菜园，一直扩充到河岸。他把这菜园



圈成一个长方形，装在两扇围墙之中，末端堆着碎石，那里没有人用的水，却给他的菜蔬产生无数的财源。刚结婚的时候，奥夫莱夫妇每隔两年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男孩：他们的儿女都是衰颓而可怕的。寄养在乡下的便宜的保姆家里，这两位孩子就带着乡村的可怕的教育回到家里来，他们常常在吃完保姆的乳汁之后长时间的叫唤，因为他们的保姆到田间去耕作，把他们关在法兰西农民所居住的低黑潮湿的房子里。因为这种情形，这两位孩子的皮肤纹路就粗糙起来了，他们的声音就变化了；他们不大逢迎母亲的自尊心，母亲要用严厉的态度来纠正他们的恶劣的习惯，甚至于使父亲的严厉都不得不改变为温慈。人家让他们在院子里、在马厩中、在旅馆的附属部分乱跑，或是在城里驰骋。有的时候，人家就鞭笞他们；有的时候，人家就把他们送到不大喜欢他们的外祖父奥夫莱家里去。这种不公正是怂恿罗格郎夫妇去极力剥夺老家伙的承继的一个原因。然而罗格郎总算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学校，给买了一个人，他的一个车夫，免得他的儿子被征去当兵。他的女儿雪丽薇十三岁之后，他就带她到巴黎的一家商店里当学徒。两年之后，他又把他的儿子热龙姆—登尼斯送上同一的道路。当他的朋友们、他的同道车夫们或是他的熟人们问到他要如何打算他的儿女的时候，老罗格郎就很简略的解释他的制度。这种简略的说法，在大部分做父亲的人的制度上是有坦白的功绩的。

“当他们到达了解我的年龄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脚踢出去，您知道踢到哪儿去吗？我要对他们说：‘找你自己的幸运去吧！’”他回答着，一面喝酒或是用手背拭干嘴唇。

然后他就用一种精细的神气，闪着眼睛，瞧着他的对话者说：

“呃！呃！他们并不比我傻。”他加上一句说。“我父亲给我踢过三次脚，我只要给他们踢一次；我父亲只在我手中放上一路易，我要给他们十个路易：所以，他们要比我幸福。这是最好的办法。



好吧，在我之后，要留的东西都要留着；法律公证人知道清楚给他们找这些东西。为儿女受累太不值得！……我给我的儿女生命，我养活他们，我并不要求他们任何的东西；他们不是两清了吗？呃，邻居先生？我开始是当车夫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娶这位老家伙奥夫莱的女儿。”

罗格郎·雪丽薇就被他送到圣登尼斯街那些生长在普鲁凡的商人的铺子里当学徒，给了一百厄古的膳宿费。两年之后，她就在店里当两免学徒了：如果她并没有领到任何的薪水的话，她的父母也并不需要再给她付给宿膳费。这就是圣登尼斯街人们所谓的两免学徒。再两年之后（在这两年之中，她的母亲曾给她寄一百佛郎给她零用），雪丽薇就有一百厄古的工资了。所以，十九岁之后，罗格郎·雪丽薇小姐就得到生活的独立了。二十岁的时候，她就当了圣登尼斯街中国绸缎公司商人儒里亚尔家的副女店员。姐姐的经历也就是弟弟的历史。小罗格郎·热龙姆进了圣登尼斯街一间最大的杂货店格宾家的三纺竿公司。如果雪丽薇二十一岁当了正女店员的话，有较好环境的热龙姆——登尼斯却于十八岁就在同乡格宾店里当了领取一千二百佛郎工资的伙计头。姐弟二人每星期日和节庆日都互相见面；他们就在这些日子里过着经济的行乐生活，他们到巴黎外郊去吃饭，他们到圣克罗、买尔顿、柏尔维尔、凡森去游玩。一八一五年年底，他们把血汗所得到的金钱凑合在一起，差不多有二万佛郎，从桂纳夫人处买到了著名的家姐公司的店基，这是一间最大的零售杂货铺。姐姐管柜台，算账，写商业通信。弟弟又当老板又当伙计头，正如雪丽薇相当时间之中也兼当女店员一样。五年的开发之后，一八二一年，杂货货商的竞争是这样剧烈的，姐弟二人好不容易才能够清偿他们的店基，保持这商店的老名誉。虽然罗格郎·雪丽薇那时候只有四十岁，她的丑陋、她的常定的工作、她那脸纹的布置和忧虑所